

§ 米利都的天環

春天，米利都的海風仍帶著鹹味與麥草香。

Mnesarchus 與 Pythais 帶著小畢，三個人乘著一艘窄底的漁舟，自薩摩斯島渡海，前往那座傳聞中群星之城——米利都。

小畢坐在船尾，雙手抱著膝蓋，目光追著浪花起伏。

這是他第一次遠行，第一次離開熟悉的橄欖樹林與母親的陶輪聲。

父親 Mnesarchus 在船首與船夫談話，時不時指向遠處的山巒。母親 Pythais 披著淺藍色披肩，神情安靜。她的眼神時常望向天際，好似在尋找某種不屬於人世的標記。

「小畢，」她忽然開口，「你看那海上的白線，是風的路。風沒有形體，卻能牽引水面。世上萬物，也都有這樣的路，只是我們多數人看不見。」

小畢點點頭，仍不甚懂，但這句話卻像一粒種子落入他心。

船抵達米利都時，正是黎明。港口邊堆滿陶罐、木桶與金屬器皿的碎片。

愛奧尼亞人勤於貿易，來自腓尼基、呂底亞、甚至埃及的船隻並排靠岸，混雜著香料與青銅的氣息。

「這裡的聲音比海還大。」小畢驚訝地說。

Mnesarchus 笑了笑：「因為這裡的人相信，語言能通向真理。」

他帶著妻兒穿過集市，沿著一條坡道上行。

坡頂有一座寬敞的石屋，屋外立著一個古老的日晷。那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學舍。據說他是泰勒斯的學生，也是最早用圖繪描繪世界的人。

沿著港灣的石階上行，遠處的山丘之上，有一座圓形的塔樓，塔頂豎著銅製的環形儀器，那便是傳說中的「天環」。

據說阿那克西曼德(Anaximander)夜裡觀星、晝間測影，皆以此為器。

他們抵達時，塔門半掩，一名年輕人正在清掃石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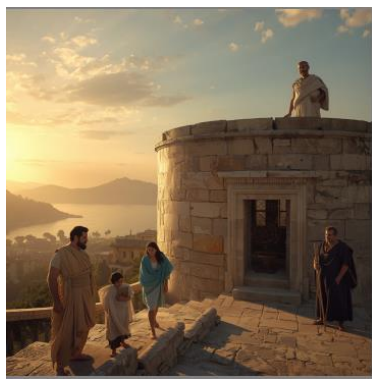
那人膚色曬得黝黑，衣袍簡樸，眼神卻明亮如初晨的海。

「你們是遠道而來的客人嗎？」他放下掃帚。

「我們從薩摩斯島來。」Mnesarchus 微笑，「想拜會安那克西曼德大師。」

年輕人微微一笑：

「大師正於塔上觀測，我是阿那克西美尼(Anaximenes)，他的學生。」



說話間，塔頂傳來銅器轉動的聲響。

片刻後，一位中年男子自梯而下，鬚髮雜白，步履穩重。

他見客人到來，熱情地迎上：

「薩摩斯的商人啊，我聽聞你帶著一位天資聰慧的幼子，今日終得一見。」

Mnesarchus 恭敬地行禮：

「尊者，我從薩摩斯來，曾聽泰奧多羅斯提及您的名。願向您請益，並讓我的兒子見識您的智慧。」

阿那克西曼德微微頷首：

「歡迎你們。若你願讓孩子了解世界的秩序，就讓他看看這張圖。」

他指著地圖上細緻的筆線：

「人們以為大地平而無限，其實它懸浮於氣中，無所依託，因為它離一切皆等距。天環圍繞它旋轉，太陽、月亮與群星皆繞著它運行。你若想知天地如何生，就要問『何者為本原（ἀρχή）』。」

小畢眨眨眼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是萬物所由生、並歸於其中的東西。」阿那克西曼德回答，

：「有些人說是水、有些人說是氣，我卻認為那本原是 無定（ $\alpha\pi\epsilon\iota\rho o\nu$ ，apeiron）。它無邊、無形、無始無終。天地萬物皆由它分化，熱冷、乾濕、輕重……生與滅只是其中的呼吸罷了。」

他轉向 Mnesarchus：

「你是商人，應懂得平衡之道。貨物的多寡會影響價格；宇宙也是如此。若某一方太盛，便生對立。天與地彼此補償，這便是正義（ $\delta\acute{\iota}\kappa\eta$ ）。」

Pythais 靜靜聽著，忽然問：

「那麼，人是否也受這無定的平衡支配？」

「當然。」阿那克西曼德微笑，「人的生死，也是宇宙的一次呼吸。生者向熱與乾，死者歸於冷與濕。正如風與潮往復不息。」

院內陳列著奇異的器具：有刻著圓環與三角的銅盤，有測量影長的竹尺，也有一幅繪滿陸海的羊皮圖。

小畢立刻被那張地圖吸引住。「這是地嗎？」他問。

男子笑著回答：「是的，孩子。那是我們居住的世界，浮在氣之上的圓盤。」

Pythais 行禮，小畢緊緊牽著母親的手，好奇地望著塔內一具圓環結構。

那是由銅、木與石組成的複雜機械，刻滿刻度，中央嵌著一顆拋光的青玉。

「這是天環嗎？」他怯生問。

阿那克西曼德笑道：

「是。它能標示日影之長短，告訴我們太陽行於天穹的角度。」

Mnesarchus 點頭，神情嚴肅：

「聽說你認為地不是平的，而是懸於虛空？」

「正是。」阿那克西曼德望向遠處的海，「地無所倚，卻不墜落，因為它在各方向都無理由移動。世界如圓柱，星辰繞行，萬物生於無限（*apeiron*），歸於無限。」

「無限？」Pythais 低聲重複。

「是的。」阿那克西曼德說，「那是超越形與色的根源，沒有開端也沒有終

結。諸物由它分出，彼此爭鬥又歸於平衡。正如白晝與黑夜、潮起與潮落，對立而共生。」

年輕的阿那克西美尼此時插話：

「但老師，我以為‘氣’才是本原。氣可凝成水、化為火、生成土。若說無限無形，那又如何生萬物？」

阿那克西曼德微微一笑：

「你說得也有理。或許‘氣’是無限的一種流形。未來也許由你說得更明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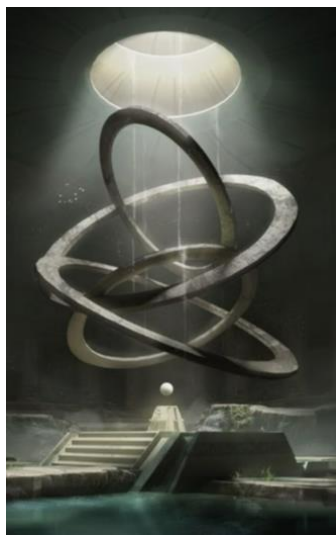
小畢睜大眼，望著兩位哲學家爭論。

阿那克西美尼轉向他，蹲下問：

「小朋友，你覺得世界像什麼？」

小畢沉思片刻：「像一個旋轉的圓。」

阿那克西曼德笑出聲：「他真像個懂得天的孩子。」



午後，他們登上塔頂。

海風拂過天環的銅環，發出低沉的嗡鳴。

阿那克西曼德以銅筆在沙盤上畫圓，解釋天體如何繞軸運行。

Mnesarchus 則拿出一只小木尺，教兒子測量陰影的角度，並說：

「看影知日，觀圓識時，這便是度量的起點。」

阿那克西美尼在一旁加了一句：

「而火焰，或許就是度量的靈魂，它令一切顯現。」

阿那克西曼德微微頷首：

「火，的確奇妙。它吞噬又照亮，或許未來會有一位智者，能真正明白火的理則。」

Mnesarchus 問：「誰會明白呢？」
他笑道：「我不知，也許那人尚未出生。」

此言如晨光穿雲，小畢抬頭望向天環，眼裡映出燃燒的夕陽。

他似乎在那一瞬間，看見了「數」與「光」之間的無聲連結。
Pythais 輕輕將他摟在懷裡，低語：

「孩子，記住這旋轉的環。你的一生，也會如它般尋覓圓心。」

夜色降臨時，阿那克西美尼點燃油燈，火光在塔壁間跳動，風靜了下來。

港口的火光映照在海面，彷彿群星墜入水中。

Mnesarchus 與阿那克西曼德對坐於廊下。

「你曾遊歷埃及與巴比倫？」阿那克西曼德問。

「是的，那裡的人也觀星，也繪天圖。但他們多信神，而少問理。」

「愛奧尼亞人不同，我們以理取代神話。泰勒斯說『萬物充滿神靈』，我說那神靈便是無定。或許你兒子將來能更進一步，把這無定化為可數的形式。」

Mnesarchus 笑道：「他愛數字勝過睡眠。或許真如您言。」

阿那克西曼德轉向夜空，輕聲道：

「數字，是秩序的語言。若他能聽見它的聲音，他將成為一位創世者。」

翌晨，三人辭別時，阿那克西曼德贈予小畢一塊圓形木片。上面刻著環與中心點。「這是天地的象徵。願你尋得其中的比例。」

臨別時，小畢回頭，看見那位年輕的阿那克西美尼正舉燈而立，火焰映紅他半張臉。

那光在夜風中搖曳，彷彿在預告未來。那火，將成為另一個思想的起點。

後記

1. 此時(564BC) Thales 624-546BC 約 60 歲，Anaximander 610-546BC 約 46 歲，Anaximenes 585-528BC 約 21 歲。Heraclitus 540-480BC 此時尚未出生。
2. Jonathan Tennyson